

§ 第 524 章 塞浦路斯/薩拉米斯



薩拉米斯位於塞浦路斯東岸，面向地中海東部，距離今天的法馬古斯塔（Famagusta）不遠。此時塞浦路斯並未統一，而是由十多個城邦各自統治。薩拉米斯的國王是埃瓦戈拉斯一世（Evagoras I）剛奪回王位不久，正開始整頓薩拉米斯的政局。

海風吹動船帆，夕陽緩緩沉入西方海面。

阿列克西斯站在商船船頭，望著前方逐漸清晰的港口。眼前便是塞浦路斯最大的海港——薩拉米斯。

碼頭上，人聲鼎沸。

滿載銅錠、木材與穀物的商船一艘接著一艘靠岸；腓尼基商人高聲叫賣紫色染布，希臘水手搬運著一桶桶葡萄酒，幾名埃及商人則牽著駱駝，將象牙和紙莎草運往倉庫。

街道兩旁的酒館與旅舍燈火漸亮，喧鬧聲此起彼落。

然而，阿列克西斯敏銳地察覺，這座港口真正聚集的不是商人，而是戰士。

有人背著磨損的圓盾，有人腰間掛著缺口斑斑的長劍，有人身披各式各樣的披風，操著不同城邦的口音。

他們有的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老兵，有的是替波斯、埃及或腓尼基作戰多年的希臘傭兵，也有人剛結束一紙雇約，正等待下一位雇主。

這裡沒有國界。

只有黃金，才能決定他們下一場戰爭。

阿列克西斯伸手摸了摸懷中的羊皮密函。

那是梅麗莎以鷹隼送來的密令。

信中只有短短幾行字：

法老阿米爾泰奧斯已履行承諾。

前往薩拉米斯，尋找「海豚酒館」。

暗號：「我找一位曾經見過尼羅河的人。」

信末沒有署名。

只有一個熟悉的五芒星印記。

阿列克西斯將密函投入港邊火盆，看著羊皮慢慢化為灰燼。

他抬起頭，穿過熙來攘往的人群。

街道盡頭，一塊被海風吹得斑駁的木招牌輕輕搖晃。

一隻藍色海豚躍出海面的圖案，在夕陽餘暉下格外醒目。

招牌上刻著四個希臘字：

海豚酒館。

阿列克西斯深吸一口氣，推開沉重的木門。

酒香夾雜著海鹽的氣息撲面而來。

酒館裡坐滿了水手、商旅與傭兵，骰子碰撞桌面的聲音、酒杯互擊的笑聲，以及吟遊詩人低沉的琴聲交織在一起，熱鬧得彷彿外面的戰亂從未存在。

櫃檯後，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正慢條斯理地擦拭酒杯。

老人頭也不抬，只淡淡問了一句：

「喝酒？」

阿列克西斯平靜地回答：

「我找一位曾經見過尼羅河的人。」

老人擦拭酒杯的手微微停頓了一下。

他依舊沒有抬頭，只輕聲說：

「尼羅河每天都有人去。」

阿列克西斯沒有再多說，只從懷中取出一枚青銅印璽。

印璽上，刻著一隻展翅的聖甲蟲。

老人終於抬起頭。

他凝視著那枚印璽許久，終於緩緩點了點頭。

「我是尼坎德羅斯，您如何稱呼？」

「阿列克西斯。」

「好，阿列克西斯，跟我來。」

酒館仍然喧鬧。

老人卻領著阿列克西斯穿過酒桶，推開後方一扇不起眼的木門，沿著階梯走入地下室。

地下室裡沒有酒。

只有一張巨大的地圖。

牆上掛滿長矛、盾牌與舊軍旗。

老人點亮油燈。

燈光映照出一只上鎖的橡木箱。

他取出一把生鏽的鑰匙。

木箱打開。

裡面不是金銀，而是一卷卷羊皮紙。

老人小心攤開，上面密密麻麻寫著名字。

每一行，都代表一支傭兵隊。

「克里特弓箭手，一百二十人。」

「阿卡迪亞重裝步兵，一百八十人。」

「羅德投石兵，七十六人。」

「色雷斯輕步兵，一百四十人。」

.....

阿列克西斯忍不住問：

「這是……」

老人露出一絲微笑，輕輕拍著羊皮紙。

「這是法老的承諾。」

老人又拿出另一卷。

這次不是名單。

而是一串名字旁邊，寫著港口、酒館、商會，以及各種不起眼的記號。

「這些隊長都還活著。」

「有人在薩拉米斯。」

「有人在基提翁。」

「有人在帕福斯。」

「只要你一句話，他們會在七天內抵達。」

阿列克西斯望著眼前的名冊，終於明白梅麗莎為何要他先來塞浦路斯。

他並不是來招募陌生人。

而是來喚醒一支沉睡的軍隊。

尼坎德羅斯把名冊交給阿列克西斯：

「這只是第一冊。」

阿列克西斯一愣。

老人轉身，又從木箱底部取出第二卷羊皮紙。

封面寫著：

「效忠埃及者。」

第三卷則寫著：

「效忠自由者。」

阿列克西斯疑惑地看著老人。

老人微微一笑：

「法老早就料到，總有一天，希臘需要的不只是傭兵，而是一支願意為理想而戰的軍隊。」

後記：

1. 這裡的薩拉米斯是塞浦路斯東岸最大的希臘城邦，另一個薩拉米斯島距離雅典（比雷埃夫斯港）約 15 - 20 公里，是希臘本土因薩拉米斯戰爭而成名的島嶼。